



四書輯疏

中庸二

四

2796
30-5



門 0122
號 2796
卷 30-5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四

後學會津安駁著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指南曰費如

其浩繁而出不窮也隱如隱藏之隱朱子曰用則理
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內固有非
視聽之所及者陳定宇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
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也袁誠
夫曰凡動靜語默之間人倫日用之際飛潛動植之
殊大地鬼神之變莫非此道之用所謂費也然無聲
無臭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者實為此道之
體豈非隱乎林次崖曰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
本體也揚復所曰體寓用之中隱在費之內三宅氏
曰有同時位之體用有異時位之體用立乎靜而行
乎動者異時位之體用也陰陽動靜推遷不已與道
流行者道之用而其本體之無聲無臭者道之體也

是同時位之體用也所謂費隱者以同時同位之體用言今按用指其所在外發用言廣謂無所不在也體指其所內主張言微謂其形體不可見也

註異

吳棫右曰首節概言道費而隱是總冒呂晚村曰此章但指示道體如此下數章方說到體道處此君子二字是因道字上帶來就現成說與下三章君子微有不同正不消著力也虛未人曰只重道講不重君子丘月林曰這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謂之隱者所以贊費之妙也三宅氏曰費隱理氣混合說為穩當精里先生曰以物為費不可以理為費亦不可但當以理之乘氣氣之載理者為費耳今按九如人之為事已然則必見一箇人為之所所以然道則不見為之所所以然而其已然者如此其費所以為妙也李氏曰下文只言費而隱在其中其所以為費即隱之妙曾不之言以其具於此而字故也又按朱子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可見不可見和為費可見不可見中和分屬○用則理之見於

日用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可見不可見所當然所以然分屬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

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陳定宇曰釋人猶有所憾十句孫詒仲曰居室猶曰居家云爾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吳棫右曰如事親事長親相井臼之類皆是林次崖曰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爾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

直指其交感處為道則是指氣為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亦何異哉今按其大無外謂外面周徧其小無內謂裏面纖悉吳蘇右曰其當然之發用充滿盈溢無物不有無適不然蓋極其費而就其中之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又按其在外面而發用者是其然其在內主謂與已然字對不然這所以然使得他如此之蓋可知

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

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至盡也○至者非極至之至

○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盧未人曰全體與上節體微之體不同此是用之全體上是用之本體胡斐才曰不知不能在聖人固自無傷然在道却不盡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上之類侯氏名仲良字師聖

程子之門人也問禮於老聃見家語觀周篇史記孔子世家學官於郊子見左傳昭公十七年病博施見論語雍也篇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不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發影出來不必一較量蔡虛齋曰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非名物事變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己之所能必致與其勢之所不容如願者也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非己之所能必致與夫勢之不能如願者也皆非分內之切務斯道之極致也今按博施包濟衆在其內禮官亦道之所在大德有必得其位之道雖四海之外亦有兼濟之道而有所不能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反載知有所不能

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翼註曰覆載生成之偏如

天職生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
 天地之常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
 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是也此以
 天地之變言也通義曰偏謂能此不能彼
 註異 吳孫右曰次節形容其費陳定宇曰全段皆是
 面摘個愚不肖便狀一小字上面摘個聖人天地便
 伏一夫大字盧未人曰夫婦猶言匹夫匹婦也翼註曰
 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劉上玉曰聖人與愚不肖字
 對照不是與夫婦對照聖人亦夫婦中人也楊復所
 曰肖骨肉相似也不肖不似乎賢也中村氏曰與參
 之與胡期僂曰言不多蔡虛齋曰此特因言聖人有
 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說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
 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其實此章說道只指
 君子所當知所當行者非併責天地以體道也翼註
 曰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廣耳今按天地之大
 虛齋曰憾只是未足他意惜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災
 祥之不得其正亦是不足他意孫潛村曰天地亦
 終固於形氣故天地亦未能盡道胡斐才曰故字即

頂上贊之鄧雉千曰承上聖人語道之大也則渾淪溥
 不肖說出小李岱雲曰君子語道之大也則渾淪溥
 博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孰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
 焉其語道之小也則幾微纖悉無物不體而其小無
 內孰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焉李氏曰常解作就君
 子之道而語其大說則君子之下須添之道二字而
 於本文亦欠順或問明作君子之語道說最直捷可
 從姚承庵曰莫載就無限量處言莫破就無滲漏處
 言揚復所曰載是承當也破是拆開入內意又按道
 無大不在故天下之物不能載之而出乎無道處也
 道無微不入故天下之物不能破之而入乎無道處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類有數種戾至也察著也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
 為益其一種戾至也察著也 兩箇察字同異朱子曰
 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饒雙峰曰是自
 然昭著三它氏曰察是費之著明也新安陳氏以為

隱者昭著誤認了史氏議之是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

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

聞所及所謂隱也陳定宇曰此詩二句與體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

亦非比喻也許白雲曰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為魚也或曰此氣也又何以言道蔡虛齋曰

許多魚之飛躍氣也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化育流行

就物上言今按此四字好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

費隱之混合理氣為言自見吳伯章曰契緊猶俗言

契緊為人處活潑潑反活地著急中村氏曰以契為

著猶契棒契劍之契緊即急也林次崖曰活字是周流

無滯碍意潑潑地是贊其活也翼註曰活字是活動

也地猶黑宰宰地之地俗語助辭猶的底林次崖曰

這子思特揭個為魚來說得此道在天地人物日用常行

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

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

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問都恁地活潑潑地拿讀者其致思焉陳定宇曰章

他不佳揜藏他不得句引程子說

註翼段洋溢活潑擊目可見的機神無可擬議故引

為魚指點來胡斐才曰其飛躍有自然意有當然

意有率其性意有各順其性意朱子曰其者指道體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克升曰造端以下又約言而總結之陳定

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

及語大莫能載包到為魚上下察處

註翼吳恭右曰末節收拾前兩節意而結言其費林

次崖曰造端猶云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

中庸

四書章句

起頭及到那盡頭盡角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鄧雉千曰上下察兼大小言此察天地對夫婦說專指大者言陸稼書曰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孫潛村曰聘侯猶是騎墻之見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

許白雲曰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矣

明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言費之小或兼費隱皆發明此章之意

言費之小或兼費隱皆發明此章之意上支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箇費字旋即約之至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通行遠自早登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一支出大義也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蔡虛齋曰此衆人

謂以衆人望人者同猶言人人也與第二條張子所

謂以衆人望人者同猶言人人也不是指虫虫之庸

衆人今按道本人性中所具者初非難行之事故常

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非高遠也若夫難行之事則必

高遠不緊要底不在於人倫日用之間也故人之行

道者捨人倫日用之事唯高遠是務則非所以行道而其不可行道也必矣

註翼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朱克升曰道不遠人是正言之為道遠人不可為道是反言之吳因之曰人之為道而遠人二句非慨世意正見為

道須不遠耳要認黃勉齋曰人字兼人已而言三宅氏曰為道字上下同一意今按朱子引顏淵問仁章兩為仁者以證上下兩為字一意也白雲虛齋諸家似誤認撮言引解集說從之非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幽反悲中風伐柯之篇柯音斧柄朱子

登曰則法也則是樣子周禮註伐木斲邪視也言人

斧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陳定

謂在手者本不遠也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

者視之猶以為遠也張泰嶽曰然畢竟手裏執的是

柯者看來猶以為遠陳定字曰睨視而則若以人治效之今按睨視是一意不必用白雲說

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道不遠人翼註曰治人就教人說陳北山曰故君

道即在身其近不止於此柯視彼柯也

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

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為道也盧未人曰止不加責以所難今按非欲其

以人者非欲人遠人以為道也其字指人言君子之治人

也欲行其所能知能行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

則易去從是也見正蒙下同朱子曰此眾人不是說

以人治人之意也故引之以發明之

註翼董日鑄曰予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

時之言子思撮合成章妙義躍然張子三語之

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胡斐才曰時解謂下三節相

承通重忠恕上伐柯節為忠恕發端未能節言忠恕

之事殊為牽合今按引解說不可從陸稼書曰史氏伯璿及翼註賽合註各有操戈之說俱不可從李氏曰三節明各開道並無以忠恕貫全章之意先儒多以忠恕該君子之道四節已屬牽強而史氏與虛齋並謂治人亦忠恕之事預照下文立說尤非語氣所費之小而不重忠恕做工夫處也又按此節是以人所當為者治人欲人不遠人以為道也忠恕節是以己及人欲我不遠人以為道也君子節是自責而自脩焉亦欲我不遠人以為道也諸家多錯認不可從揚復所曰伐是砍取胡斐才曰猶遠總是引起道在人身乃真不遠翼註曰猶以為遠下補云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云許亦史曰治人兼作君作師李岱雲曰所謂改而止者乃隨指一事而言改去不善便是善了何用他求諸家都坐然在道之全量上看謂孝不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如此正是以聖人望人而不易從矣豈非朱子所謂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者哉惟陸稼書謂胡雲峰不敢以聖人望人是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不能及也豈可遽望之化者責人若至善恰好處則眾人之不敢以聖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豈有不至於於是而遽止之理此說最圓蓋隨指一事則凡日用倫常未有半途而廢之理而必欲盡道之全量則非聖人之大而化者不能及也豈可遽望之眾人耶或問既云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耶○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特用兩全字旨意分明諸儒皆未見及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

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豪不盡陳北溪曰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今按兩己字謂身之天理也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與克己之己以私欲言者不同違去也如春秋傳去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中村氏曰施諸己非

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
 道之事陳定宇曰人己之心所同然處便是道李岱
 己心有此道人心亦有此道豈非道之不遠於人者
 乎此三句就忠恕推見道之本然是一層惟道本
 不遠於人故己所欲不欲則不施之於人而不
 敢遠人以爲道也此方是忠恕正面一層張子所
 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孫詒仲曰以字便

真受是施也凡吾之心不欲人之施於己者皆是
 也問此只是恕何故將作忠恕說朱子曰忠恕兩箇
 離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盧未人曰
 蒙引以不願爲忠未是只當於恕上看出忠意蓋推
 心爲恕盡吾心以度之便是忠若心不盡何以能推
 許白雲曰止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己以己之
 之所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己以己之
 心度徒洛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
 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
 道之事陳定宇曰人己之心所同然處便是道李岱
 己心有此道人心亦有此道豈非道之不遠於人者
 乎此三句就忠恕推見道之本然是一層惟道本
 不遠於人故己所欲不欲則不施之於人而不
 敢遠人以爲道也此方是忠恕正面一層張子所
 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孫詒仲曰以字便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四書章句 卷四 中庸

註翼

道字指仁與下第章句盡道之道小異指南曰施諸
 己二句正是盡忠恕以近道之事非只解忠恕之義
 李氏曰史氏謂君子之道四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
 人然則子臣弟友之道非自己本分上事第爲施於
 人而設耶亦謬甚矣

四書章句 卷四 中庸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

盧未人曰求字與求諸人求字一般

謂責人也求乎子不責己子謂責人之為子者當孝以事親而反諸己之事親則未能孝也下三句故此

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

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

欲我不遠人以為道也反之反躬也呂晚村曰上四段自

責未能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句束住上文而未句

申君子之言行庸平常也以尋倫日用之常言陶行如此繳下半節謹之日有不驚奇意

者踐其實

見之行不虛也

謹者擇其可

出之口者不安也虛未人謂非可否

之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

謂不忍也難也

謹之至則言顧行

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

力則行顧言矣

黃氏曰顧猶應也揚復所曰相照應意李依雲曰未嘗要言時顧行行時

顧言也但行到極勉時便自然與言相顧言到極訥時便自然與行相顧今按孫潛村說誤顧看兩矣字

是以前成功言不以用工言翼註誤矣稼書武曹主之非

造造篤實貌趙格庵曰篤實而真

厚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李氏曰只

是贊美其用功非贊美其道今按貼言行者非蔡虛齋曰贊美之者願慕之意也以此是為則而自勉也

九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

責己則盡道是也

道是當然之理以事言

註翼 孫詒仲曰此節揔是孔子之言艾千子以先施
 未之能言真謬誤也陸稼書曰孔子之言庸德以下為子
 思之言道存疑謂是進為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即道不
 遠之者非行遠自適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道字一
 例看者非行遠自適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道字一
 甚明祭虛齋曰所謂未能者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
 不自滿其所至而云然也翼註曰先施之是施信也
 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胡斐才曰朋友平等故
 曰施曰先者見道自我始之意却非以此圖報蓋既
 為朋友則先施皆道所當然也李氏曰朋友同等故
 施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吳因之曰行然後知
 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
 心上見得如此今按庸德庸言言者其誤自虛齋始不可從仇滄柱
 德形於言為庸言者其誤自虛齋始不可從仇滄柱
 曰末節上是言道全於君子庸德以下不可從仇滄柱
 體道須知子臣弟友各盡其道由於庸德庸言實致
 其功陶謹之曰體體
 篤實是做聖賢本領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皆費也而之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
 上聲與此許白雲曰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
 做同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
 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所不能意自
 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李岱雲曰看來朱子之
 意是將夫婦所能聖人所不能二句俱貼在道
 費之小上說即此子臣弟友人倫日用至親至
 切之常道有時語其粗淺則為夫婦之所能有
 時語其精微則聖人且自謂不能盡也何其小
 何其費乎如此則聖人所不能句亦是
 其小無內邊義而非其大無外邊義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句反在也胡斐才曰如今言君子但因見
 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註翼

曰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張濂海曰吾在上位則下即外也其在下位則上即外也今按如下文陵援是也曰過去未來非慕係戀也

註翼 表誠夫曰行謂行中庸之道蔡虛齋曰行以事言不願以心言今按胡斐才說非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註翼 周聘侯曰不曰行富貴而曰行乎富貴有所以行之者也所以行何道是也張彥陵曰四個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饒雙峰曰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黃氏曰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陳定宇曰無入猶言無往盧未人曰自得是足乎已無待於外意王觀濤曰即心泰然意吳因之曰無入不自得非正說素位只就素位處形容他胸中無拖帶的光景今按白

得在行道之時說考陵說非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註翼 陳北溪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盧未人曰陵下是恃勢作威以虐下人求其順我也援上是攀援結納以要上人求其庇我也無怨報不求來有求不得已而求于人所謂願外也作威意援附勢意皆不正已而求于人所謂願外也摘訓曰夫在下位者既不怨上在上位者既不怨下則心之廣大光明無所係累豈惟下不怨上不怨下而已哉將見以上則亦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在無怨之外表誠夫曰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之意焉胡期僊曰不怨以窮通得喪言不尤就用舍予奪言陶謹之曰到得不怨不尤俯仰

天人毫無芥蒂真見得胸中多少光明洒落將怨字崩羨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

盧未人曰凡理所當為者如平穩大道其理不當為者皆險道

也胡斐才曰對下險字訓皆借用字眼

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

外也吳蘇右曰上二節既分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矣此則合言以申上意而見君子之異于小人

也重君子上徼堅堯求必得其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

者朱子曰言強生之意智取所不當得

註翼

袁誠夫曰上句結上三節之意下句乃反其意而觀上句以成文胡斐才曰故字通承兩節○

居有安靜意翼註曰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孫端人曰以字意自一串俟命不在居易外陶謹之曰俟者聽其自來吳蘇右曰命主天言而人在其中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

胡卦反

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

之中射之的也

朱子曰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

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吳伯章曰按周禮註疏大射選賢賓射樂賢侯之制用布為之皮侯以虎皮或熊豹麋皮飾其側而古制其皮於中為鵠布侯以五采三采二采為雲氣飾其旁而古畫其采於中為正詳見司裘射人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

意吳蘇右曰孔子之意明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其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願乎外吳因之曰

註翼

吳蘇右曰射而失諸正鵠而不能中則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

射者之立心如此所以有似乎君子也吳无障曰似君子以心言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註異

陳定字曰承上章言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林次崖曰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不以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方作進為之序陸稼書曰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潤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則逾切矣合看諸章子思一段契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須知此章高遠字并不當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為講蓋此章因上章說箇位字而位之內

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浦星廬曰境界不易到為遠地位不易及為高胡斐才曰邇是日前卑是平地今按陸氏前說謂位字比人字則更切也俗雲非之謬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

篇鼓瑟琴和也調如琴瑟之同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

與擊子孫也胡期僊曰人與妻子之間情好契合如通擊子孫也鼓夫琴瑟親洽之誼比美絲桐而和之極焉于兄弟之間歡聚協合則和而不乖樂而不戚且耽而和樂之極其久焉許白雲曰詩下二句皆言効驗也李氏曰按朱子訓詩桃夭章註云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文註訓擊為子孫可見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合而推及
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有以及於子孫也如此而父
母安有不順之理乎於漸進之序尤有理會下節註
但根妻子兄弟舉其重者而言不足疑也今按本文
妻子句重妻字室家句
重家字妻帑句重帑字

註翼

陶謹之曰引詩及聖言就遠通高卑中指出
事以明之引詩妻子兄弟平說只卑通意必合
聖言方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意鄧維
十日且字從既字生來又進一步說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合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張泰嶽曰夫以一家言之父

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翼註曰註中所謂意

者言非盡其寔也但就一家之中微分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以見有序之意會此意而求之九進道皆有
序可知矣今
按贊贊歎也

註翼

胡期僊曰順是安樂就心上說胡斐
才曰其字矣乎字想慕唱歎精神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盧未人曰

體天施地生是功用素誠夫曰自無而出有曰造

屬陽自有而入無曰化化屬陰祭虛齋曰天地之功

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李氏曰

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
化之迹者乃鬼神也故朱子曰微鬼神則造化無迹
矣黃氏洵饒不得其解乃以陰陽之可見者為鬼神
謂是離微而言顯而下文何以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謂其不可見乎今按迹步處也

之良能也朱子曰二氣即陰陽也蔡虛齋曰良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愚謂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

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李氏曰以二氣言以一氣言是人之以此言之耳若他

只是以物陳定宇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

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二氣之分其實一氣之運也陳

北溪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蔡虛

齋曰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正而

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

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而各有

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

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蓋程子之說

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

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

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

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今按陰之靈反而歸者同

是後半截陽之靈至而伸者同是前半截要只是分

合之異耳又按孫詒仲以虛齋以為德猶言性情功

二氣言者條為見理未確不可從

效方蛟峰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林次崖曰章

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好了又加功效不亦贅邪

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

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

也此鬼神之功效也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註異且吳蘇右曰首節一章之冒翼註曰嘆鬼神之盛

一樣意思鄧維千曰觀高遠之必始於卑邇固可識

道之造端矣而其察于天地者則未之見也故又引

夫子之言而一鬼神蔡虛齋曰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

林次崖曰小註寒暑日月春夏秋冬此不是鬼神乃示人

鬼神之所在也要之日月寒暑之所以往來春夏之

所生鬼神之鬼神也陸稼書曰此章鬼神與季路

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彼是專指天神地祇人鬼言

此章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是就物之氣機上

見道之無所不在○大全朱子曰鬼神之德言鬼神

實然之理，實然二字，不是玩或問曰：鬼神之神，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則知首節內未可用實然之意。今按翼註新說，不可用呂晚村曰：鬼神之神，即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有其誠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神，只在氣上說。又按探書謂：鬼神之神，亦兼理言。非也。只以氣言而理自在其中。章句性情亦然。中村氏曰：謂鬼神之神，為入也。鄧維千曰：其字矣乎。字俱是贊嘆之詞。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許白雲曰：陰與陽陽散為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為陽，為神氣反而歸為陰，為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二氣合而生離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之氣一者相合，生物為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

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為物之終。是就一物上說。陰陽今按孫詒仲說，非蔡虛齋曰：鬼神雖無形也，而有以聲天下之形，又併其形而反之，雖無聲也。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如人物之始生，草木之方榮，陰陽氣合之所為也。人物之死，草木之枯，陰陽氣散之所為也。鄧維千曰：體是鬼神在物中，做物的骨子，必有鬼神方有此物。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是這陰陽無一物捨得他。○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又按此章物字，只說人與禽獸草木終始，字以兩頭言，只當生死字看，為是。不然則不切于合散字。張彥陵諸家說，則非正旨。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也。又按陰陽合散四字，所謂鬼神也。又按物所不能遺也，猶言人物不能遺漏乎鬼神之所為，而以自終始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見易乾卦文言：朱子曰：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又按幹則外面有枝葉，在體亦外面有人物，在末見。

小異蒙引

註翼

翼註曰次節正見其盛最重朱子曰此三句指鬼神之神德而言虛未人曰體物兼終始言今按王觀濤欲兼中間非章旨又按白雲謂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俗雲謂視之弗見二句是性情體物不遺句是功效皆非也蓋所以體物處是性情體物處是功效故上二句只在引起下句性情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音齋之為言齊如字也所以齊不齊而

致其齊也陳定宇曰二句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齊戒潔也所謂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也齊猶將祭戒潔也所謂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也齊猶也之齊以下皆齊一也無他念紛雜之謂也齊明猶

潔也明潔其心指南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見形同反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

之驗也翼註曰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

此即體物之一驗不是正見其體物胡斐才曰孔子其靈無不應所謂體物不可遺即此亦可驗矣孔子

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音蒿悽愴初亮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蔡虛齋

曰氣字是指物之氣朱子曰如鬼神之靈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蒿悽愴使人精神悚然○昭

明是光耀底蒿悽愴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昭明乃光景之屬蒿悽愴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

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何北山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

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名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

註翼

自吳孫右曰三節驗其盛驗是實驗○上文鬼神當祭之鬼神言之蓋舉易見者以為驗也使字重看乃陰驅默鼓之意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洋洋亦重鬼神自著上就祭時所見如此曰上曰左右見得滿眼都是鬼神隨祭而隨在非恍惚不可為象意林次崖曰此亦舉祭祀一端來作證耳下文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不就祭祀時言陳北溪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胡期僊曰天下之人包得廣九天子諸侯及士庶人俱在內祭虛齋曰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盧未人曰亦是本分常服但要鮮潔指南曰上字該得下字張泰嶽曰左右是兩旁鄧雉千曰在上在左右亦不外流動充滿意精言非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

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註翼

吳孫右曰四節証其盛証是引証○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周聘侯曰此節止宜開說不必作引證上文祭祀蓋上節原是偶指出示人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章意所重原不在祭祀也章句並不糾纏上文可見今按子思引証之意猶言鬼神能使人畏敬不獨於祭祀時於屋漏之地亦然其體物而不可遺也益可見矣又按上下句平說或重上句或重下句俱未當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以氣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者朱子曰鬼神是實有

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吳孫右曰陰陽之合寔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陰陽之散寔有是散故散則為

物之終在在著見不可揜也如此夫胡
斐才曰是理以宰氣也今按揜覆也

註異

原其所以盛或問大蒙引存疑淺說賽合註則
是推原其所以盛不是贊詞吾從先進○或問既極
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恐亦是未定
鬼論麟士取之謬也林次崖曰所謂誠只是實有此
顯是由微而顯○如此夫三字是結上語氣凡其不
見不聞如此不可遺如此以至承祭如在格思罔射
如此皆誠之不可揜也今按此誠字語類及諸家或
以理言或以兼理言皆與章句不合不可從撮言引
解集說俱謬只以氣之實
者言之理自在其中耳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不見不聞鬼神體物如在則亦

費矣體物如在皆鬼神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

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朱克升

三章皆以道之全體中一事言故曰費之小者後

陳定宇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

身位與家比之後章則以全體之一事推之極其

耳今按十七章則以全體之一事推之極其

至者言之十八章則以全體之一事推之極其

天下萬世者言之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朱克升曰無者彼此俱有之稱包者蘊在其中

之義黃紹曰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

曰兼費隱包小大三宅氏曰東陽許氏曰體物

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

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遺總而言之所謂甚大即

陳氏曰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謂甚大即

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此說得之

作小大蓋用集編本依許東陽說也不可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陳定宇曰虞君名思夏諸侯舜

之後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胡公名滿虞闕父之子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舜之子孫不止此故章句以之屬二字該之祭虛齋曰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所以為孝之大也

註翼

翼註曰首節大孝者非常之業蒙引此句解得精蓋夫子稱舜大孝不是欲人人如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德為聖人五句正其大孝處虛未人曰德為聖人顯親者至矣尊為天子尊親者至矣富有四海養親者至矣宗廟享之為親報本者至矣子孫保之為親垂裕者至矣故曰大孝謂享天子之祭保只是世有爵邑此五句且平言下節方真德講以明致福之本

祭虛齋曰宗廟享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必然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註翼

陸稼書曰第二節蒙引云此亦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裁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節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兩說蒙引是胡期儒曰故承上文來○名是盛名稱頌陶謹之曰大德即聖人之德吳孫右曰兼大孝在內今按其字指大德胡斐才曰疊下四句隱然有惟德格天惟天眷德意故下文緊用直接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吳孫右曰謂篤厚也栽者培之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為加陸稼書曰篤字蒙

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為加陸稼書曰篤字蒙

引說得好。栽植也。曰：植，立也。盧，未人。氣至而滋息為培。翼註不是。栽，植也。曰：謂根本完固。氣反而遊散則覆。氣，反中村氏曰：氣字乃元氣之。曰：天以陰陽之氣並施萬物，易嘗分別。栽，傾只是物之受氣不齊，故榮瘁自別。若或培之，覆之耳。胡期僊曰：培是滋養。覆是摧敗。

註翼 吳孫石曰：三節四節言天因而人受，以引起末句。指南曰：故字承上節來，發明必得之理。胡期僊曰：物指植物。盧，未人曰：蒙引兼動物，似於培字無義。吳蘇右曰：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故曰：因，素誠。夫曰：下故字承因其材，篤之而言。許白雲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呂晚村曰：材，無傾栽。盧，未人曰：傾謂根本敗壞。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去聲。使長享，福也。祿於無窮也。

註翼 許白雲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萊誠夫曰：民謂庶民，人謂有官守者，保者扶助之，佑者輔翼之。命謂命之為天子。吳蘇右曰：不惟保護其身，佑翼其行，命為天子又自天而申之。王觀濤曰：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之不巳也。饒雙峰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由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註翼 鄧維千曰：此節就舜身上結，若沒結說，不得受命。胡期僊曰：故承上二節，佑德意。盧未人曰：言

舜之大德是物之裁也是令德之君子也則必得祿位名壽者亦栽培天申之定理耳陳定宇曰此一句總結上文意但言命者舉重以該其餘也必者決然之辭此章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但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陸稼書曰受命即貴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

也孫詒仲曰孝庸行也說孝而及德尊富等是由庸行推之極其至也推是夫子推之章句文義甚明白呂晚村乃云舜由此庸行造到極至以推字屬舜真大謬矣○庸行之常以本章孝字言說孝而至於大及德尊等是極其至也黃氏為指前三章悞矣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此章引孔子稱舜大孝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言者以明道之用廣也然只言費而隱在其中矣後二章亦然

此言文王之事事業也謂盡中庸之道也在白文兩之字內書言王季其

勤王家見周書武成篇言能勤以繼大王所基之王業也蓋其所作亦積功

累魯水反仁之事也仁字以施政者言

註翼呂晚村曰此章謂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

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降曆問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今按集說說非是賽合註曰首句虛下正詳之只燕右曰無憂以遇言不以心言猶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云耳以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作述二句言上有所承而不必于更

化下有所托而不慮其失墜正見文王所以無憂處張泰嶽曰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又按兩之字指文王事業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繼也大王王

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見武成篇詩云至于大王

實始翦商見魯頌閔宮篇朱子曰翦斷也大王自翦

迹始著蓋有緒業也謂積德累仁戎衣甲冑之屬壹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反陸戎衣以伐紂也

註翼

翼註曰摘訓中力辨纘緒二字只是繼世而為諸侯耳與子述之不同然以緒字作侯位字看

未妥蓋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

事但非是積功累仁以圖天下耳正與子述之同呂

晚村曰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

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

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

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後稷何以獨始於大王哉今按

此說勝仇倉柱纘緒句斷不可屬在伐商內說盧未

人曰壹戎衣重壹字見當時天命人心已盡歸周武

王不己而應之故一舉即有天下猶會朝清明之

意秉誠夫曰不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而行天

天下疑於失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而行天

是照舊意胡期僊曰宗廟指後稷以至文王享是享

王祀于無窮子孫指成康以後保之保王業于勿替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陳定宇曰武王

伐紂時年八十有五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音紺古暗反以上至后稷也陸德明曰組紺大王之父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也制為禮法以及天

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

及人也胡期僂曰期是周年盧未人曰期喪諸父昆弟之喪也大夫之貴猶不得而臣之故為之

服但比常人之少降耳諸侯則得而臣之故絕不為服朱子曰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

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則亦不絕不降蔡虛齋曰大夫降者暮降為大功小功降為總麻下

則無服矣吳蘇右曰推己及人之意即文武之意而周公推之也中村氏曰兼喪祭說朱克升曰尊崇祖

考非一人之私欲乃天下之同然聖人能通其志俾同有是心者莫不得以伸其孝

註翼史氏曰武王受命一句不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李岱雲曰

曰未受命便見制禮未及為而待周公此周公攝相成王時至事起道之不得不然而者也不重說武王史氏說是蔡虛齋曰成文武之德曰德者尊親之孝固人子之德也今按成成就也成德是指追王一事上

祀先公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制為禮法是推己以
 及人諸家將德字作理字看成德兼禮制看不是問
 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王文王疑武王時已追王未
 子曰武王之時恐只是喚呼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
 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
 陸農師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追王之意文王與焉
 故也又按晚村謂武王己王文王恐未然呂晚村曰
 大王王季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
 義以為天子心尊其親上尊號亦附周公之制而曹
 操司馬懿皆得與大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為盡中庸
 之道哉吳孫右曰天子之禮如九獻以為節八佾以
 為舞便是賽合註曰斯禮謂追王上祀之禮胡期僊
 曰達是上達下使他因分以盡情因情以起義猶夫
 追王上祀之意祭虛齋曰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
 其親也○奠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用
 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夜祭只言大夫士
 者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
 人可類推也又按祭夜平說章句制為禮法以及
 天下兼祭夜言蒙引諸家重祭一邊非是又按期之
 喪達乎大夫雖降猶服存疑誤陳定宇曰三年之喪

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
 分一而已未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
 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
 其他者也張彥陵曰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
 之喪四句是
 貴不敵親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孫詒仲曰孝無可加為大

二氏說非是且大孝即是至孝故孔子又曰舜其至
 孝矣朱氏分大與至為二亦不然武周視舜德固有
 性反之殊而善繼述孝之至處便是大孝矣朱氏以
 大孝達孝分軒輊亦非也觀上章稱武處與舜無異

可

中庸

註翼 林次崖曰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今按蒙引謂此本二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非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仲曰章句所云下文指此章下文也朱子會二章之意以立言既以上章為說而又云下文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以說歸本章也若專指上章下文則此節註曾無一字說本章有此理乎說約力主黃說甚謬中村氏曰通于上下謂隨分通行之禮亦是上行之而推之於下者也今按上章所言纘緒則積功累仁之事固為繼述之大者而成德亦纘緒中之一事則亦繼述之大者且此章下文所言祭

祀之禮通于上下者亦是繼述之寔故曰又以其言繼述也通于上下下文二節皆是仇滄柱分屬者也非

註翼

吳蘇右曰此節申明武周所以為達孝也兩人字指先人說翼註曰此節觀二人字主泛論說

者為是然實則為武周言也今按撮言引解集說指文王說未是張泰嶽曰善是能繼是繼續陸稼書曰繼述曰善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晚村又云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懿并以武周擬丕炎可乎最明又按所謂繼述者以理所當為者言伐商有天下不得已之事時然而已晚村解得極是岱雲非之却非虛未人曰志事只一件但自心所欲為而言曰志自事所當為而言曰事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述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日朱子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夫抵

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孫詒仲曰大夫受地視伯則二當是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大夫受地視伯則

當如諸侯五天子元士視子男則當如大夫三矣陸稼書曰東陽許氏以適上為天子之元士蒙引又引

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俱不是祭虛齋曰官師官有司也師長也祭法註曰

為一官之中士下士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求河圖之屬也蔡九峰曰赤刀赤削也

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大全

為飾鳴球玉磬也祭虛齋曰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

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趙格庵曰如守祧所藏者是也祭以授尸所以依神也今按尸

主也古者立尸以主神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

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庖人禮記內則張泰嶽曰是四時該用的品物趙格庵曰

羔羊也豚豕也物嫩而肥故用之於春香謂牛膏也調膳之時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許白雲曰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

註翼鄧雉千曰此與下節本屬一事胡斐才曰春秋貫兩節四書鏡曰春秋節要見得通上下意祖

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輕重裳衣雖有等差時食雖

有多寡而皆使之得自盡也下節做此翼註曰此二節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謹下

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謹不中庸

平說也諸說紛紛或分禮備義周或分時祭裕祭或分通於上下俱不可從陸稼書曰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章下文太言麟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繆也存疑淺說得之○翼註杜靜臺養合註又謂此兩節俱就天子之禮言而通於上下之意當於言外補之亦不是吳孫右曰此節照下敬其所尊看四時皆祭而獨言春秋者錯舉以概之也許白雲曰脩廟只是并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張泰嶽曰於先世所藏的重器都陳設出來以示其能守而不取失墜指南曰荐時食使神有所享而將生事之敬胡期僊曰陳是排列設是陳設薦是供獻今按其字泛說諸侯以下在內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

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陳定宇曰左為昭陽明之義右為穆陰幽之義趙格庵曰左昭右穆者死者

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蔡虛齋曰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云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而言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云云者先言子姓者對祖而言也後言兄弟者子姓之兄弟也皆生者也咸在不言也後言序也所謂昭與穆與穆齒也○羣昭羣穆不是昭一行之謂昭與穆與穆齒也○羣昭羣穆不是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李岱雲曰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昭穆各有倫次亦如祖宗昭穆之有非亦以左右為昭穆之序也中村氏曰太廟謂太祖之廟陳定宇曰孫謂之姓詩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孫也今按子姓猶言子孫也指南曰不但

昭不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因學錄曰子孫
 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因學錄曰子孫
 昭穆列于堂下東階之東其
 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
 爵公侯卿大夫也
 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事宗
 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
 祝有司之職事也
 陳定宇曰宗伯宗人之屬祝大
 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為有司而贊裸獻執豆籩
 之類皆是也蔡虛齋曰曰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
 餘也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舉言以旅眾也酬導
 總之不可謂有司之職事即宗祝也
 飲也
 盧未人曰旅眾也兄弟之長皆自飲之謂言
 導人使飲也通賓主以
 下言不指舉觴者言
 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
 各舉解音至飲於其長下同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
 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古與伸其敬

也
 吳蘇右曰旅酬之禮行于受釐之後即天子主祭
 飲福酒推而及之欲神惠偏于廟廷而獨言逮賤
 者是就中取下為上一端言之以見聖人禮意周密
 耳許白雲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眾賓無
 數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蔡虛齋曰
 凡天子之祭與賓相周旋者皆長兄弟也○賓弟子
 兄弟之子各舉解其長舉解非就其長也○賓弟子
 舉解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
 此解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
 禮如此○賓弟子兄弟之子無所事於執事者耳○
 各舉解於其長者蓋一時並舉○祭將畢而旅酬只
 在西階阼階之下今按賓弟子是賓黨之少者兄弟
 之子亦是兄弟之少者得申其敬得申其敬宗廟之
 意也又按無算爵本是旅酬之餘故白文旅酬該無
 算爵言之而章句亦引無算爵解之旅酬之時未及
 沃洗而鄭玄註儀禮曰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
 盥者亦此意也林次崖不意此意以謂賓弟子舉解
 於其長乃是下文無算爵之事不知賓弟子如何引來
 解可謂誤矣葛此瞻以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
 為似細而實泥者是

色別反彼列長幼為坐次也蔡虛齋曰祭畢而尸出異

謂人多不能偏問其年但以毛髮列長幼為坐次非

也蔡虛齋曰此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

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

有是毛色舉其易見齒年數也

耳非不問年齒也

註異吳蘇右曰此上五句是言其禮下五句是推其

義陸稼書曰宗廟之禮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

泛指祭禮序者不過列其班次耳子姓有宗祀有司

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

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

右為別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列尊卑也序事言

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

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逮賤

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

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

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

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

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與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

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此兩節

祭宗廟節為三年之祭祭愚謂春秋節本文明云春

秋其為時祭無疑但以宗廟節專為大祭者以有事

於大廟群昭群穆成在非大祭無此也不知四時之

祭亦是祭於大廟室中三年之祭皆入子姓之群昭

群穆成在焉所以與於三年之祭皆入子姓之群昭

已毀未毀之主而時祭不及已毀之主耳序昭穆序

中庸

三十一

單屬大祭誤矣宗廟之禮五者時祭大祭皆然此宗

廟節承上節春秋說則只是時祭之事言時祭而大

祭視此矣胡期僊曰序是序次今按辨別也蔡虛齋

曰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群昭

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

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許白雲曰衆賓者賓

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西階之西兄弟者主人之黨也

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指

南曰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賢賢也旅酬幼幼也燕毛老老也禮義周匝如此陳定宇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顧麟士曰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月太王王季在所尊內

陸稼書曰晚村謂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然是文王志事此未必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李氏曰若推廣到組紺以上亦太王王季之所尊以下子孫臣庶皆太王王季之所親恐於事

死如事生二句終說不去至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明與贊武周達孝相背矣所尊

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李岱雲曰先王所尊謂祖考先王所親謂

子孫臣庶分明同姓者為子孫異姓者為臣庶乃虛齋謂臣庶即子孫獨不見上文之序爵序事等耶中

群臣衆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素誠夫曰死者喪其生始死尸猶在殯曰存既葬而無其尸曰亡鄧維千曰死以去死而未遠者言亡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此節總上文兩節所言而約言之兩節所言皆為繼述之事因以可見故曰結

註翼踐行奏三字主祭言孫詒仲曰禮樂武周所制而以為其禮其樂者先王在今日亦必如此

亦嘗以禮樂祀其先也說得不透決引云先王於先王之尊所親者敬之愛之也

以天子祭祀之禮敬愛其尊親而武周體其意而敬愛之也武周之敬愛先王在今日亦必如是繼

志述事也踐行奏即是武周踐行奏也存疑云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踐行奏者武周也

則武周制禮只是使後人行之自家便不行乎周公

是人臣何以踐行奏成王之踐行奏即是周公之踐

行奏也李岱雲曰事死如事生二句輯略楊氏大全

中庸

陳氏泥於記之言緊貼居喪祭上說不知此二句
緊承上五句見踐位行禮奏樂與敬所尊愛所親盡
倫盡制如此皆深體先王存存之心而為之者也豈
不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乎若拓開另說便與
此章單就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言之者不合矣
指南曰其為脩廟等事是敬先王所尊之祖考也其
為序昭穆等事是愛先王所親之臣庶也陸稼書曰
雙峰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敬所尊二句是繼志不必
祭虛齋曰孝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
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朱克升曰身居
其位而行禮奏樂之類至於如此是皆善繼善述故
為孝之至又按踐位行禮奏樂敬所尊愛所親皆上
文祭禮中所有善繼善述者乃是武周之於先王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極也非達孝而何又
按陸稼書此節亦通上下言其誤始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

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
宰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峰

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蔡虛齋曰天子
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峰胡氏

之說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
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中村氏曰郊者長至之日祀天

於南郊社者歲再祭春祈而秋報陳定宇曰首句提
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

省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

而以太祖配之也
陳定宇曰太祖即始祖也朱子曰

而已中村氏曰周禘帝嘗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
言郊社禮之義禘嘗

禮之義也鄧維子曰蓋義即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
禮中各有所取而制其宜者

去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出八
此與論語意異者論語其意獨在明禘之說不易知
也此則在明武周制作意義之深遠也固小異耳文
略耳要小異而非大異也

註異

吳蘇右曰此節近說多惑胡氏之說謂上孝之
二節章句云所制祭祀之禮已該得此節了蓋武周
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上文只說得祭朝
之禮且亦未見制禮之精意故此節悉舉其禮制而
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先王之志事所在非
武周不能繼述之而有此制作之妙益以見其為達
孝也盧未人曰上四句言祭禮之義下三句極言義
之深遠○兩個所以釋禮之義即下句義字揚復所
曰禮兼儀文物言胡期僊曰事是答生成之德上
帝指天言宗廟之禮即下帝嘗今按與上節只以站
立之位言者異吳蘇右曰郊社宗廟俱從武周有天
下以後異乎前人處說方與達孝相關指南曰明乎
以下不重治國上正贊其制禮之意義深遠也盧未

人曰明其義是真知所以祀上帝所以祀其先道理
這便是真能仁孝的人仁則必能體天地好生之心
而以仁育萬民孝則必能推祖宗一體之念而以孝
治天下所以治國如視諸掌蓋幽明神人總是一理
未有仁孝與天地鬼神相通而猶不足以理人也
夫以明祭之義即易于治國如此可見武周制禮意
義何等深遠明字不指武周蓋武周便是作者之聖
明則述之而已指後人言蔡虛齋曰此與論語同皆
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註異

蔡虛齋曰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
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
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
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一

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
君師之要道也中村氏曰此章人存政舉為綱領五
達道是立政之本九經是為政之目三達德是體道
任政之具而用功不過擇善固執
歸要在脩身二字樞紐在誠一字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張泰嶽曰古時無紙有事只寫在木
版竹簡上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

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
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
聯方一而已今按儀禮聘禮註策簡也疏引左傳南
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策者衆簡相連之名
息猶滅也盧未人曰非方策之政滅息也
有是君有
是臣則有是政矣李岱雲曰文武之人以仁脩道以
道脩身者是也文武之政九為天

下國家之九經是也今按是君是臣
許白雲合今上說非也指今一邊說

註翼

翼註曰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欲公
之法祖也○人亡政息輕反言以決之耳吳孫

右曰人存非文武之君臣尚在君臣盡道即文武之
君臣未亡也○人字雖兼君臣當略重君一邊觀下
文取人以身與不可
以不脩身等句可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宋沈括
字存中

著夢溪筆談此語載筆談中蒲水草可以作席詩有
蒲與荷或以為蒲柳恐非詩疏初生名葦稍大為蘆
長成乃名為葦蒙引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
蒲葦為一物亦恐非
速矣以人字即其人存之人許而蒲葦又易去聲
白雲曰樹藝之樹是活字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生發生之生成就也葦八月既
成可為曲薄蒲亦八九月收葉

可以為席亦可作扇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曰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也翼註曰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
 樹而已夫政也者蒲蘆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
 遇其人不能俄頃而奏治平要如此抑人字在內胡期
 僕曰譬則地道敏樹中之蒲蘆其成之速尤易也

註翼

周聘侯曰上承人存政舉來脉下接為政在人
 去路分明全重在人蒲蘆句因上文敏樹而更
 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耳虛齋謂重在政又是意非
 也今按兩政字俱是上節政字陶謹之謂上政字泛
 說非張彥陵曰此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重在敏字
 蒲蘆又在敏樹之中抽出來以見易之甚意無兩層
 翼註曰人道道字輕虛猶云人之為道也敏夫政如
 地之為道敏所樹中村氏曰道猶曰用謂其所能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表誠夫曰言人道敏於
 入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哀公
 問政

篇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蔡虛齋曰
 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列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此句見易乾文言
 物之心人得以生則為仁故此引之朱子曰元亨利
 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
 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
 這裏出爾又按此仁字以心之全德言專言也虛齋
 說非也然專言偏言其實一物而已故言人君為政
 下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此是偏言底

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
 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則準則也取人之則猶言取人
 之則以審取舍君身脩然後能知人能舉人故曰取
 久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謂脩道以仁脩身以道
 而身脩也道字在其中矣此仁字兼外面行出底言
 亦專言也身脩則文武之君而取人有則所取之人

中庸

文武之人而文武之政無不舉行矣

註翼

一表誠夫曰為政在人一句結上文下三句承上

此人字與上面有別上兼君臣此以人言臣以身言君蔡虛齋曰人之脩理其身者要當以此五者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汙壞處是謂能脩理其身者也賽合註曰脩者要無過不及悉協於中也李岱雲曰道是外面行出底仁是其中流貫處惟從外根據裏面說今按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謂以道脩身以仁脩道也胡斐才曰脩道猶云體道此仁字指已發者言而未發者自隨之五倫問答無此相親相愛意思縱做得好看終與道理不相貫攝故曰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當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血肉軀中所具之生理是也非指血肉之軀以器語道也惻怛慈愛如見敲斲之牛而有不忍之心見孺子將入於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之類宜者分別列是也深體味之一句示以體認之方也

反事理各有所宜也

有所分別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註翼

素誠夫曰此節承脩道以仁推言之上文言仁而生於仁是生理義是理之所宜禮即此理之節文無過不及者故親親有父母有諸父昆弟隆殺不同尊賢有大賢有次賢等級不同這都是天理自然生出來當厚而厚不容一毫不及當薄而薄不容一毫太過所以仁不兼愛義不混施今按仁義禮是性親親尊賢等殺是仁義禮之發蒙引謬矣朱子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

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
 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盧未人曰
 存疑謂親親即是父母泥下文事親之言蒙引謂親
 親有殺便不止父母故于下文事親亦兼諸父昆弟
 意二說蒙引為是顧麟士曰親親為大只在仁字內
 相較親親之殺方是于親字內相較語各有次序蔡
 虛齋曰自親親以至兄弟及處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
 自尊賢以至弟兄敬長及處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
 義也而非以其最要則君臣之義為大矣摘訓曰能親
 親則由親以遠疏而達道無不舉能尊賢則講學以
 會友而達道無不明故為大翼註曰尊賢為大不可
 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尊賢上文原無敬字也要
 根宜字蓋道各有宜而賢尤宜尊又按為大謂所重
 也孫詒仲曰等便有輕重大小之不同殺對隆而言
 單屬薄一邊或問等殺由禮而生抑亦禮由等殺而
 生饒雙峰曰只言禮所生而無由字則是等殺由禮
 而生也等殺者禮之所生猶言子者母之所生等殺
 是人事禮是天理及因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
 文之豈有天理及因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

生出等殺來若說等級為禮之所從生則下文天字
 說不去又按北溪滄柱謂禮生於等殺不可從虛齋
 又云家語作禮所以生也亦可見禮不可專指性也
 誤矣蓋家語與此有異同而可取者則朱子收之章
 句如為政在於得人及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云云
 是也其不可取者則不然此句是也亦不可據以為說
 陸稼書瞿昆湖撮言
 引解說亦不可從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
 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
 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親親為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謂五典孟子滕文公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本文舉倫言

之別序是次序之序信實也同是仁義禮智之道在

父子則謂之親在君臣則謂之義在夫婦則謂之信

所以知如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知是

處仁是公渾處勇是強健處于知也強毅而不惑于

行也卓立而不撓故曰云云強字陳定宇為上聲今

讀如字陳定宇曰此字指五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

所同得之理也王觀濤曰註共由同得一則誠而已

矣只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一之為達道雖人所共

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

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許白雲曰上

己者德非其德謂雖得於天非我所有也程子曰

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北

漢曰只是實有是知實有是仁實有是勇而已吳因

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柔懦

註翼表誠夫曰此承上文脩身以道而言林次崖曰

言之以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

乎天者言蔡虛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盧未人曰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上行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一實今按朋友獨言交下言三德所以行俱是行道者在一實今按朋友獨言交者不必有異義陸稼書曰存疑謂三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不是下文分明以誠兼天道人道此處誠字如何專以用功處言蒙引亦似主用功說俱謬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也所以行

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林次崖曰以其分三知三行之分屬也以其等三知三行之等級也朱克升曰以分言者主乎德而言即一人之身而兼有此三者之德也以等言者主乎資質而言人品有高下而各以一德名之也蔡虛齋曰以其分而言者知與行各自分為二項也以其等而言者則逐分中各有高下等級言也李岱雲曰虛齋謂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仁所以行此勇所以強此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合而仁也所以至於知之功而一者勇也其理昭愚見朱子必補以等者一層者亦非惟見析理之密在此節正是契緊意思不可以餘意而略之何也本文不徒知之而必分生而知學而知困而知不徒說行之而必分安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且徒說上三者而必偏撈一句曰及其知之成事明白易見知知此以仁體此以勇強此自是現成事明白易見

上文所以行之者三，已經說了，而人之推諉，以為不能知此體，此強此者，都以為是氣稟之等有不同也。生知安行方不用著力去，體行只是清多，不能無蔽，粹多不能無雜，便須著力體行，纔能到手，徒靠知不得。故朱子曰：「能無雜，便須著力。」困知勉行，便是鎮常，知行全不濟事，非艱苦猛厲不能。故知仁又全賴勇，人若不知氣稟之等，不同，只混道以知，知此以仁體此，以勇強此，却從何處下工夫？且工夫皆可略用，便自推諉曰：「我不能也。」我性中原無知仁勇而三者竟非天下之德也。惟知人性雖善而氣稟之等不同，故生知安行只知便了，此知可以該仁勇者也。我非生知安行，則須著力去，知非在纔著力便是體此之意，故以學利為仁，此知勇非不在其中，但著重處却是仁耳。我非學利，便故以困勉為勇，此知仁亦非不在其中，但著重處人慎思辨，必明辨行，必篤行，是也。知著重處在勇，則學必思辨，行之功人必已百人，十已千，是也。愚必問，柔必強，都是重道，知之，一成功，一意思，這知之，一

成功，一都是重道，這學知利行，困知勉行，意思則分明，吃緊在氣稟之等一層，而虛齋止重以其分言一層者，猶未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如不息，則其至一也。蚤莫指生安一等，莫難指學利困勉二等，氣稟不同，故知有生學困之異，行有安利勉之異，性無不善，故及其成功，則一也。分以等而許，白雲誤矣。此節本章句結語，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德耳，意却不重，故章句結語。」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只以等而言，吳孫右說非也。」

中庸者，由此見得也。今按域區，域也，企企望也，許白雲曰：「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之資為不可幾，為殆之義，非也。」及輕因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中村氏曰：「此所以為中庸者，由此見得也。今按域區，域也，企企望也，許白雲曰：「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

脩不力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困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者皆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

註翼

林次崖曰既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復有三知又者此三等也○生而知之者不待學也困而知之者學猶不知必待困心衡慮而後知也利者深知而好而求必得之者也勉強而力行者深知之者也中村氏曰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來便知只是天生成的公毫人力不與○玩及字重在學利困勉方是對哀公之本旨張彥陵曰困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不知也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耳盧未人曰六個之字指達道三個知字行字俱是知行已成了陸稼書曰兩一也言生安與學利困勉一般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般一則見生安之無所異一則見學利困勉之無所遜意則總重在引困勉也胡期僊曰困是苦心思索及其通承生知學知困知來上一字指知道言學困與生知為一下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一字指行道言利勉與安行為一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未及乎達德謂知不足

以體此勇不

足欲強此者求以入德謂欲知此欲仁足以

體此欲勇足以強此也事是工夫兼學利以下言指

南曰存疑謂困勉而通上文三知去聲下為知三

又有此一等人未是通上文三知去聲下為知三

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通謂通為一條看次

義史氏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

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

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

至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

中庸

則亦是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

忘反懦亂二反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

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

起懦知許白雲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

所謂仁勇之事但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

自便其所欲故曰私盧未人曰好學是學之不振則

義理漸漸開明愚可破矣力行是勉躬行則人欲

漸漸消磨私可忘矣知恥是恥智不知人必發憤好

學恥仁不如人必發憤力行則志氣漸漸奮勵而懦

可起矣

註翼

中村氏曰按家語哀公問上文夫子之言而有
自諉之意故夫子又與他說箇方便機括令其
勿問自家貨地何如去向三者做去○言意所主
學者必兼備此三功而全成其德耳蔡虛齋曰蓋哀

公資質凡下故夫子獨以此啓之至於末章又有人

一能之已百之說而終之以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蓋聖人之所以拳拳於其君者如此翼

註曰三近字只以其漸造而名之究竟合一非終於

近也指南曰近者自今日而許其後日也蓋自今日

言雖未即是智仁勇要後日言則可進于智仁勇矣

真西山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人以入德之路夫智必

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及哉

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

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

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

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鄭申甫

曰行即行此五達道是也但為私意所蔽情意不能

怨至唯力以行之自然真意流貫於倫常之間李氏

中庸

奮勵則謂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亦可蒙引亦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指一人天下國

家則盡乎人矣天下國家一人之積也人狹而天下

一物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鄧維千曰知斯三者二句是結上文脩身之意以應人存則知所以治人三句是起下文九經之端以應

舉政

諱異

許白雲曰右自天下達道五至此為第二節張

意耳今按存疑講知字過深不可從胡期僊曰身之

理即人之理初無彼此之殊也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之理即天下國家之理初無衆寡之別也既知所以治天下國家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也

經常也陳北山曰施之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體不變故曰經胡期僊曰為治不易之常道

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設假子如父母之

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

見孟子吳蘇右曰柔者安也寬以待之之意許白雲

曰孟子註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此列九經之目也目名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吳孫右曰脩身之進謂資賢以進益非先進字謂進廣也盧未人曰脩身九句列言其目然自有次序故又言序賽合註曰序意輕目意重序即在

目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也朱子曰體群臣之體字章句與呂說雖小反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陳定宇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

註翼

胡斐才曰上言治天下國家未明言許多事故以條目言之吳孫右曰此皆文武所已試而今之所當行者逐句俱要見此意方與首章文武之政一節有關係盧未人曰經雖有九其實不出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曰敬曰體自尊賢推之曰子來曰懷柔自親親推之九句虛講勿太露下節事意胡期僊曰九是大槩為是治尊是學而弗臣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指諸父昆弟宗族人等敬是尊禮意大臣者所以宰理天下國家者也羣臣是分理庶事的臣陳北山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又有尊賢之列者蓋此所謂尊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鄧維千曰庶民即國之百姓庶衆也百工是凡百技藝之人翼註曰以道而招集之曰來陶謹之曰柔者寬以待之不使失所陳定宇曰懷謂撫安之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吳蒸右曰人君果能行此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孫詒仲曰如道立是

脩身之效不惑是尊賢之效也下數句做此道立氏云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道立之效非也

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胡

峰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陳定宇曰表儀也

也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皇君不惑謂不疑於理不

眩音縣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間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指南曰不惑不眩俱指君

臣不眩者謬祭虛齋曰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林次產曰尊賢則主於講

明義理此是講學事未粘著政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

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許白雲曰專任大臣無小臣之言間之則臨事則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呂晚村曰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來百工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許曰雲曰通功易

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專為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事只是一串意鄒澤山曰農末相資而財用足者農

以粟易器而為無窮之用工食粟而又制器以利無窮之用也此言農者不是與工並言蓋本文主工言

陸稼書曰註雖云農末相資原重在農資於末邊蔡虛齋曰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

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贖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以為衣服也

耒耜有耒耜之用以供耕耨也推之其他如金木舟車弓矢網罟百爾器物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皆財

也財皆有也。不必金銀寶貝。方與財。蓋凡地之所產而可用。人之所成以爲用者。皆財也。翼註曰：財用足亦有用。兼國用民言者。有單就國言者。陸稼書曰：按兼說爲是。系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李依雲曰：蓋系遠遊士商旅三項。註不過偶引以懷諸侯。則德之所施釋之不必泥也。今按歸以心言。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陸稼書所施二句。依東陽許氏則上句貼懷諸侯。下句貼天下畏。蒙引則二句俱貼天下畏。蒙引爲是。今按注武。昔以陸說爲非。不可從。虛未人曰：畏如大畏民志之畏。謂感其德不悖。玩威從德。上來蔡虛齋曰：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又按制禁制也。許白雲曰：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翼註曰：九則字見不期而至。意張泰嶽曰：諸父是伯父叔父。許亦史曰：不怨者九族睦也。今按

註翼

是伯父叔父許亦史曰不怨者九族睦也今按

眩目無定主也。鄧雉子曰：士即群臣也。顧麟士曰：公卿大夫爲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爲群臣矣。非未仕之士也。又按晚村謂大臣以下皆爲群臣。謬。賽合註曰：報對施言報禮重。是以禮報君不敢輕也。翼註曰：只是盡職。上見又按禮字不必屬君說。倪仲弘曰：勸勉也有欣欣不已之意。焉翼註曰：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是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 工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

井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

之事也 吳森右曰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 官盛

任 聲平 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聲平 也蓋大臣不當親

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盧未人曰大臣是輔養若

無暇論道且失大體必多設屬官任他使令這等優

禮使彼仰望尊重得以從容輔養顧麟士曰按孔疏

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 忠信

官為之是不親細事今按任當也猶云供也 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益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

乎上者如此也 林次崖曰賢非義不食其所賴乎

賴者在乎此而忠信重祿以養之今按賴 既讀曰餼

依賴也揚齋謂如此上恐有闕文不必 餼稟稍 聲去 食也稱事如周禮豪 反古 人職曰考其弓

弩以上 反時掌 下 聲去 其食是也 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

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陳定宇曰周禮註稍食吏

祿稟也徐仙民曰周禮以群臣之祿食為稍食稍稍

給之也中村氏曰乃月俸也胡斐才曰稱者不多不

少適相當也許白雲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豪人

計其事之成功反之而善則上其食尤 往則為 去

善又賞之否者反此今按弩弓有臂者 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 聲積反 以迎之 朱子曰

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

用編唐謂之給過所陳定宇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

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

徒註少曰委多曰積許白雲曰地官遺人三十里有

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胡期僎曰授節以送

之使關津無阻滯意厚委積以迎之使財谷不乏意

今按往亦有委積來亦有符節彼是互見豐盈足之義朝謂諸侯見形旬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陳定宇曰比年每年也趙鐵峰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

君自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陳定宇曰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是隨其方物所出不責以所無

註異 陳北溪曰齊明以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

而動是純一無思慮之時動靜交相養也王觀濤曰

齊是純一無思慮之雜明是潔白無私欲之污盛服

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蔡虛齋曰非禮不動此動字

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今按非禮論語集註

云己之私也胡期僊曰讒是奸佞色是美婦人賤是

輕貨九財寶之屬盧未人曰德即賢也吳孫右曰聽

讒言則賢者不安好色貨則與賢者相悖去讒遠色

賤貨而惟貴重有德之人則純心用賢而賢者得

行其志又按象至不仁舜封之有庠為諸侯則晚村

謂位祿不論才不才者可從雖無官者位蓋有之指

南說未當翼註曰同其好惡是不拂其情親之所好

好之親之所惡惡之也盧未人曰此句加一親字輕

看不必作勸人各親其親張彥陵曰時使謂不以非

時使所以不盡人之力薄斂謂不額外斂所以不

盡人之財倪仲弘曰省謂省其勤惰試謂試其巧拙

盧未人曰勤的餼廩多些惰的餼廩少些要與他事

功相稱又按吳因之謂勸親之親於我汪武曹撮言

引解集說從之誤中村氏曰送迎兼朝聘及商賈行

旅嘉矜專指遊士願留其國者嘉是顯用意矜是不

求備意盧未人曰絕世是有國無人則取旁支以繼

之廢國是有紀綱言持危以社稷言又按危是危邦不

曰治亂以紀綱言持危以社稷言又按危是危邦不

必隣國相危呂晚村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

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

要之所不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

當尊字體字來字子字用也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陳定宇曰指誠言之非以誠字訓一字徐巖泉曰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

意做出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 中村氏曰實字對虛文說今按一有若有之義

註翼

許白雲曰自九為天下九經至此為第三節盧未人曰所以行之者一與上文的一樣三達德

五達道是脩身大法行之只一個誠九經是立政大法行之亦只一個誠故誠是通篇人存政舉皆歸下文獨詳言之

九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九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丘

林曰章句因道德九經非一事故以之屬括之不可泛說今按蒙引說誤矣 豫素定也 平

素也定 跲躓致也 虛未人曰猶跌倒也翼註 疚病也

疑也 吳孫右曰此承上文言九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

是必有愧 陶謹之曰如下文所推即指本節言事行 所推是也 道說故下節註云此又在下位者推言

素定之意 註翼 蔡虛齋曰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是指指誠而言然未嘗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

以 此言吳孫右曰不豫則廢正發明不可不豫之意

項 平庵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

明 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蔡虛齋曰豫非誠也所豫者誠也素誠夫曰立猶成也廢猶敗也言前

定 以下言豫則立之事不可作誠立說章句先立乎誠

亦不是應此字許白雲曰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皆指誠此九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謂
 先立乎誠也盧未人曰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
 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言措此于天下則為事行
 此于一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為道○困對通
 看不困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一解不窮與泛應曲
 當左右逢原般翼註曰窮字解做盡字與困不同
 道前定者如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更無窮盡艾東鄉
 曰道前定道字泛指道術非達道之道陸稼書曰豫
 有兩樣欲為此事先誠乎此事此在下位一節意也
 欲為此事先誠乎彼事此在下位一節意也自言前
 定至明善段曰此有誠字在內但只重豫不重誠淺說
 最明呂晚村曰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
 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
 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
 也人多泛說九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
 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己刑却一字一層矣請問九事
 二字註何以貼道德專為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
 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林次崖曰蓋上就
 見九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
 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
 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九事之當素定也
 孫詒仲曰此章專為人君言云在下位者借在下位
 者說以見人君之當先立於誠也非為人反諸身不
 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陳
 宇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今按所存謂所不明乎善
 存主也以內言所發謂所發用也以外言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察著也人心天命謂人心中所具之天命也即所謂至善也人心天命之本然以內之所具言至善之所非在以外之所應言非有二也

註翼

許白雲曰右自九事豫至此為第四節陳北溪曰此一節又推明不可前定之意須自誠身

明善始指南曰只在下位者推言當豫之意欲在上者以是而反觀也胡期僊曰獲上是得君信任李衷一日信即真心感孚處今按四道字張泰嶽做道理看是白雲做方法看不可從順親作悅親看為是張彥陵說深了朱子曰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吳蘇右曰承上

文誠身而言誠本于天而入當有以誠之重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許白雲曰真則無偽實則不虛是正

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只是不真實其訓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今按天理貼天字本然貼道字以下不假脩為者言人事貼人字當然貼道字以功宜自盡者言仇滄柱謂道字輕看固非李岱雲謂誠字未有理字意亦非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

妄不待思勉有心以求知謂之思而從容中道則亦

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

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

謂人之道也。渾然圓貌。仇滄柱曰：以聖人為天道，是列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聖人說矣。其以擇執為人道，此是正頂誠之者。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按擇善即明善。工夫固執，即誠身工夫。故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云云。三宅氏曰：孟子集註所說與章句立言不同。要之，不二。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

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陳定宇曰：兩

知勉行在其中。

註翼

許白雲曰：右言誠為第五節，賽合註曰：此一條俱相承之言，非相對也。天之道，叫起人之道，不

思不勉之聖人，叫起擇善而固執之者。一則原其當誠之故，一則示以求誠之事。○此節重為哀公而發，當重人道，擇執上，蔡虛齋曰：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仇滄柱曰：泛言於穆流行者，非單照聖人分上說者。

亦非吳因之曰之字，正指所賦之實理而言。鄧雉千曰：曰天道，見其出於天而非吾身所本無。曰人道，見其切於人而非吾身所可誇翼。註曰：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則隔斷口氣了。林次崖曰：不勉從容中道，一反一正，說蔡虛齋曰：不勉而中，以行言不勉，而得，以知言胡期僊曰：中合那道理，得那道理，從容自然，意吳蘇右曰：從容即上，不思不勉意中道，即上，中得意。呂晚村曰：從容中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李岱雲曰：時解因不勉不道，便是從容中得，便是中道。似犯疊複，故謂從容中道，連聖人也。七字為句，看來亦釋見註中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已將聖人納在誠者二字中，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分明做一句。蓋因誠之者是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加兩不字，借對面形容，未說得實。故又以從容中道足之。盧未人曰：自理之未得而精察之，曰擇善。今按兩誠者，以人心之理言，兩誠之者，以人身之功言。稼書說不可從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固執，執守堅固也。朱克升曰：擇善而固執，之者，此者字代人字。

中庸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用工之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
 去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齋曰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亦兼兩條之
 意中村氏曰學問思辨為擇善之知篤行為固執之
 仁亦以分言繼言學而知利而行乃以等言○前節
 三知三行及知仁勇皆以成功言之此特借來為工
 夫之目下節因勉之勇亦然李岱雲曰惟其學之即
 能問之即知思之即得辨之即明行之即篤所以為
 學知利行之人與下困勉分界正在此今按誠之固
 雖兼困勉在內然誠之亦有難易之殊故此節專言
 學知利行下節專言困勉行存疑諸家疑之不是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倪仲弘曰博學之學以
 也之學兼知行而言也今按廢止也

註翼

呂晚村曰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比
 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
 功須是因勉吳草廬曰學謂效之於己無一不效之
 謂博問謂詢之於人周詳不苟之謂審思謂反之於
 心慎者謹重不輕忽也辨謂剖決於將行之先明則
 了然而無疑也行謂踐履於身應接於事者篤則始
 終用力不倦怠也翼註曰辨與思不同思是搜索義
 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五之字俱指
 謂博學時未暇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
 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去初無先後
 也中村氏曰五者工夫單用固不拘先後若聯用則
 先者必在先
 後者必在後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通義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解有弗學一句為

此今按不為則已語意與解朝不生則已生必上尊

必要其成之心故常百倍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

之事也陳北溪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

氏曰困知勉行以等言勇之事以分言

註翼朱子曰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

正是說勇處素誠夫曰措捨置也人指天質明強之

人言己既昏柔則視彼明強之人用功當百倍其

力也中村氏曰是一分十分二能字兼知行

胡斐才曰己百己千兩言之者以道有難易淺深之

別也李休雲曰次崖混學利困勉在上作一等又另
添三近在困勉之外為一等吾所不解是不知困勉
人只在三近
上做工夫耳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兼學知利行困知勉
行者言晚村謂就困

勉一流言故曰愚柔非觀擇善固執呂氏曰君子所

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

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

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

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

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扶音以不美之質求

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莫古

反滅裂出莊子則陽篇陳定宇曰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之學或作或輟

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中村氏曰德字蓋

今按才字程子所謂稟於氣者指氣質也不美之質

就重者言致使之至也輟止也果果敢也陳定宇曰

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自棄其身於不

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呂氏解得此段痛快讀

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所

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註翼

許白雲曰右第六節言誠之之目至於變化氣

德九經凡事無有不能盡者矣胡宜齋曰上兩節果能學問

思辨而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或學知或因知及其

知之與生知一也篤行而百倍其功則雖柔必強或

勉行或利行及其成功與安行一也今按汪武曹本

雲峰定字單承困勉說五華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徐做強曰此道是擇善固執之道揚復所曰愚以氣

胡期儂曰此道是擇善固執之道揚復所曰愚以氣

言屬知指學知困知者柔以質言屬行指利行勉行

者王觀濤曰愚者見天下理不真柔者拿天下理不

定明者人欲搖撼他不得強者人欲推倒他不得便

是與聖賢同歸地位必明必強正是因達德為人所

同得所謂及其知也到此纔是其人存又按明強只

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到此纔是其人存又按明強只

指聖人之地位未論及性反處

右第二十章

蔡虛齋曰袁公問政政者所以正其身

論益欲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王道也聖門議

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此孔子家法也反此則為所

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胡雲峰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今按緒絲端也指上章所述之事也蔡虛齋曰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舉而措之亦猶是言猶大舜文武周公舉而措之天下國家也○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子思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蓋包費隱兼小

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

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蔡虛齋曰章句於鬼神章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舍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而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曾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

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行大小亦皆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孫詒仲曰章句兼小大蒙引說得好身家之事小也國與天下之事大也許氏以道德九經為小誠為大非也○此章所言道德九經誠明等或身家之小或國與天下之大兼小大而言皆費也雖不言隱而道德九經誠明等之所以然者則隱也故曰包費隱史氏說包費隱單指誠之一字言非矣今按終十二章內語誠章之意終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

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樞紐反女九也趙格庵曰中庸

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

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
 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
 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
 也陳定宇曰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今按樞
 戶之轉軸開闔由之者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
 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
 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
 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
 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三宅氏曰固是固
 陋之義儀禮經傳
通解引家語固字下注云句哀公問篇亦有寡
 人固不固何得聞此言之語今按刪削也定也

